

哲学史

48 休谟论宗教与伦理学

作者：惠顿学院的亚瑟·霍姆斯博士

首先我想指出，他关于宗教问题的两部主要著作是《自然宗教对话录》和《宗教自然史》。这两部对话录实际上探讨的是自然神学，即关于上帝存在的经典论证（包括本体论、宇宙论和目的论）的有效性。对话的形式是三个人物之间的对话，这三个人物自然代表了三种不同的立场：一个持怀疑态度，一个带有洛克式的观点，还有一个则带有柏拉图式的神秘主义色彩。

因此，辩论非常激烈。我不想赘述争论的细节。Stumpf 对此有一些评论，如果你想更深入地了解，可以参考Cobleston 的著作。

我认为有必要指出，这是对自然神学主张的全面批判，是对自然神学论证本身的批判。这样做在神学上没有任何异议。异议在于……问题在于这些论点行不通。

前提并不能逻辑地推导出结论。从休谟时代至今，宗教哲学界的主流观点一直认同这一论断，即这些论证不够完备、不够确凿、不够清晰，不足以证明第一因、理性设计者、至善等等的存在。当然，这并非意味着这些论证完全没有价值。

事实上，休谟本人在对话录的最后一部分也承认，这些观点确实具有相当大的分量，而且他似乎认为克莱安西斯的观点是他最倾向于赞同的。因为这种印象——这里“印象”一词指的是休谟所理解的“印象”——是因为这种印象认为自然界具有秩序性、可预测性等等。对我们而言，从理性、逻辑的角度来看，虽然情况远非清晰、逻辑完整，也未被证明，我们没有关于上帝的论证知识，正如洛克所说，但似乎有一些东西可以唤起信仰。

对话录探讨的是信仰的逻辑，而宗教的自然史则关注信仰的心理学。如果你愿意，可以看看《人类理解研究》第一部分中阐述的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在这一部分，他区分了晦涩难懂的哲学（试图进行逻辑证明）和实用哲学（人们赖以生存的哲学）。

他意图通过区分自然神学的逻辑论证和信仰的心理基础来体现这一点，他在自然史论证中对此进行了阐述。正如他在《探究》第一部分中所说，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二者的某种结合，他似乎也想就此表达类似的观点。事情 宗教的。请注意我对对话结论的评价。

他们分析的是论证的逻辑，但最终，他似乎诉诸于信仰的心理机制。逻辑确实能帮助你厘清自己的立场，但信仰中蕴含的心理强制力并非来自逻辑，而是来自其他方面。

因此，宗教的自然史实际上是在探讨促成信仰的心理因素。他认为一神论是从早期的多神论发展而来的，对一位神的信仰是从先前对多神的信仰演变而来的。我认为，这是因为他觉得多神论更容易解释。

从某种自然心理发展的角度来看，毕竟，作为人类，我们生活中有很多共同的担忧。我们需要吃饭。

我们需要食物。我们需要某种程度的安全感、和平等等。这样我们才能拥有丰富多彩的情感、多维度的情感生活。

因此，我们在自然界中的某些体验很可能会留下印象，情感上的印象。这些印象会让我们产生一种观念，认为存在某种原因，某种存在物在做这一切。于是，便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担忧、各种各样的印象，各种各样的神灵。

多神论是一种自然的心理发展。然而，一神论只有在理性思考发挥作用时才会形成。而对众多神祇的思考似乎会引发一些未解之谜，一些潜在的问题。

因为通过沉思，我们意识到自然界具有某种有序的整体性。通过沉思，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因此，我们开始认为在这种有序的整体性背后存在着一位存在。

你知道，这正是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在形而上学中探讨的思路。为什么只有一个终极目标而不是多个？因此，他看到，在对话录中，目的论的论证最终会谈到事物的有序统一性。休谟通过另一个人物提出的回应是：但这里涉及到的是我们自身对统一性的理解。

我们如何知道存在真正的统一性呢？你看，正是我们把各种简单的观念组合成复杂的观念，从而形成一个统一的世界。虽然逻辑上你无法证明世界的有序统一性，但你却知道你对世界的观念是有序统一的。复杂的观念并非最初的概念。

虽然情况确实如此，但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反思这一点往往会使我们偏离，并相应地偏离那种历史发展。他认为，一神论仅仅是一种理性概念，一种思辨观念，一种源于自然神学的自然宗教。

从这个意义上讲，一神论无法影响想象力，也无法产生那些印象和感受，因此一神论很可能会演变成某种形式的多神论。那么，从历史角度来看，一神论之后是如何出现多神论的呢？他认为，心理因素自然会导向多神论。我认为，实

际上我们所看到的，是一神论逐渐失去活力，最终产生了我所谓的世俗多神论。

也就是说，一个世俗社会也有自己的神。有金钱之神，有性之神，有权力之神，你看。诸如此类，丧失了任何统一的世界观。

但历史事实是，自然宗教无法长久地激发生命，因此需要的是对那位在历史中活跃的上帝的某种历史记载。休谟也持此观点。显然，他指的是基督教中上帝在历史中活跃以及道成肉身的故事。

所以他的观点是，宗教信仰源于人类历史上以及每个人生活中发生的、能够唤起情感和印象的事件，这些事件会引发人们对事件起因的思考。因此，这是一种对宗教信仰的心理学解释。休谟对思想史和宗教史所做的贡献，在过去两百年里一直被人们所研究。

具体而言，其目的是重构真正有效的有神论论证。尝试重构有神论论证。探讨自然神学指向何种类型的上帝。

恶的问题远比以往复杂得多。因为休谟反对目的论论证（即从自然界的有序性和目的性出发进行论证）的理由之一是，恶代表着非目的论，代表着秩序的缺失，或者至少代表着缺乏可辨识的目的。因此，恶的问题日益凸显。

宗教中理性与情感的关系。这显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其中也包括宗教经验的证据价值问题。

他从宗教经验出发进行论证。最后，他探讨了宗教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因为他认为宗教往往会转移人们对道德和社会问题的注意力。

宗教信仰的道德后果并非千篇一律。他并非否认其存在任何道德后果，而是指出其缺乏足够的统一性。而这类问题也引发了人们尝试从道德层面论证上帝的存在。

关于上帝存在的道德论证。所以，你在宗教哲学课程中真正探讨的整个议程，实际上都源自休谟的对话录。关键在于，经院哲学传统曾想当然地认为其中很多内容都得到了有效的处理。

这一切只是逐渐地重新浮现出来，需要重新关注。如今，宗教哲学的新发展是由休谟推动的。但不要只说休谟，还得说休谟和康德。

未来两三周我们将看到这一点。因为康德在完成对纯粹理性的批判之后，也对理性证明，即上帝存在的逻辑证明，提出了强有力的批判。而且，他也认为宗教信仰并非建立在逻辑证明之上。

当他完成关于伦理学的论述时，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证明上帝存在的道德论证。而当他完成关于美学和自然之美的论述时，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证明上帝存在的美学论证，但并未提供逻辑证明。他所做的，只是略逊于证明。

本质上，他的意思是说，解释道德和审美现象的唯一途径就是假定上帝存在。换句话说，你需要有神论和有神论的世界观才能对道德和审美经验做出充分的解释。但我们会在讨论康德时看到这一点。

所以我先停一下，看看你有没有想讨论一下的问题。是的，特洛伊。我刚才在想，你说一神论会发展成多神论。

他是不是从历史角度考察基督教，认为它从犹太教严格的一元论演变为三位一体论，而三位一体论实际上是一种多神论？是啊，或许还提到了圣像和圣徒的出现。或者这仅仅是心理层面的转变？嗯，我得再查阅一下原文才能确定。

我不记得里面有这一段。所以如果我脱口而出，我会说没有，这只是基于他对多神教兴起的心理学解释而得出的推论。不过，我得查一下原文，稍后再回复你。

我本来就打算周一早上重读一遍，另有目的。不过，我还想补充一点。当你读到黑格尔时，你会发现他显然不像休谟那样是经验主义者。

他的研究目的与休谟截然不同。黑格尔认为宗教史中存在一种历史辩证法：正题、反题、合题。

如果说正题是多神论，反题是泛神论，而合题，也就是真理的最高形式，则是三位一体论。是的，这其中一部分是这样，但三位一体，三位一体，一位三位一体。因此，宗教历史发展的问题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大约1800年前后，无疑是一个热门话题。

我认为，休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人们对宗教史的研究，而此前人们对宗教史并不感兴趣。大约在1800年以前，历史总体上并不受欢迎。它只是人们所说的“优美文字”（*belle lettre*）的一部分。

历史学方法作为一门科学，大约在1800年开始发展。事实上，休谟本人就撰写过一部英国史，据说其中运用了历史学方法，也正因如此，休谟或许可以被称为最早的伟大历史思想家之一。这就是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开端。

好吧，接下来是其他人。大卫。

是不是有这样一个章节，虽然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因果关系，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类比来推断上帝的本质？是的，我想这部分内容在名为“论特殊天意”的章节里，讲的是上帝。

是的，我认为这和对话中体现的思路是一样的。现在，当他说“推断”时，他的意思并不是逻辑地证明。事实上，在他之前谈到我们经历着不断的关联，并以某种方式得出结论，认为它们之间存在必然联系时，他的意思就是推断。

他之前已经说过，这其中并没有任何逻辑步骤。他用“推断”这个词来表示这种过渡。在那种语境下，“推断”似乎指的是思维采取的步骤，而这可能并非逻辑步骤。

所以我认为在关于特殊天意的论述中，情况就是如此。当你说人类之后的人们，在宗教哲学中，当他们处理一些深刻的问题时，他们试图在这些论证中建立确定性吗？情况各不相同。有些人试图提供论证性的确定性，正如洛克所说的那样。

更广泛地说，他们诉诸的是概率，这使他们归入证据主义阵营。概率就是证据的分量。而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所采用的认识论。

接下来一周，你将读到关于苏格兰现实主义者托马斯·里德的文章。里德断然否定观念和印象理论，否认表象知识的存在。

我们直接感知物质实体。明白了吗？这意味着你不能从宇宙有序的概念出发进行论证，而是要从宇宙本身出发进行论证。

你看？因此，他对结果可以更加乐观。里德虽然讲过一些自然神学，但他在这个领域并没有做太多研究。不过，苏格兰现实主义传统影响了很多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

19世纪有一位名叫罗伯特·弗林特的苏格兰神学家，影响深远。他的著作《有神论》即使在50年前也广为流传。如果您有兴趣，可以去图书馆查阅。

还有普林斯顿神学家查尔斯·霍奇，他的系统神学著作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被研究。他所采用的哲学框架是苏格兰实在论。因此，正如你所预期的那样，作为一名苏格兰实在论者，他对有神论的论证比那些信奉约翰·洛克理论或大卫·休谟理念论的人要积极得多。

他们一开始就认为自己掌握了确凿无疑的事实。所以，这因传统而异。我认为，塑造了以查尔斯·霍奇为代表的苏格兰现实主义传统，以及其他来到美国的学者，正是这种传统，使得美国福音派护教学倾向于用有神论论证上帝的存在。

当然，美国还有其他类型的传统和护教方式。但它源于苏格兰现实主义者对休谟的反驳。你们当中有些人可能知道，历史系的马克·诺尔（Mark Knoll）对苏格兰现实主义对美国福音派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的历史研究和著述。

文章很多。我不确定他有没有写过这方面的书，但他写过一些相关的章节。所以，如果你和马克·诺尔共事，那你肯定会接触到这方面的内容。

顺便提一下，惠顿学院的校长J·奥利弗·巴斯韦尔，他大概是在上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初担任校长，他是一位典型的苏格兰现实主义者。非常像查尔斯·霍奇那种人。确实如此。

所以，这种影响在惠顿学院就非常明显。事实上，我本科时，曾师从奥利弗·巴斯韦尔的学生，巴斯韦尔离开惠顿后，他便在研讨班任教。因此，我在大学里接触到的护教学是苏格兰现实主义流派。

我显然已经偏离主题了。是吗？我只是想说，结合他问的关于休谟所说的话，我猜这更像是关于上帝存在的宇宙论论证。在我看来，在他和朋友的这段对话中，休谟说，他的朋友阐述了这段话，并解释了我们实际上无法从我们的世界中推断出上帝的存在或任何类似的东西。

休谟说：“啊，为什么不行呢？因为你看到一座半成品房子，你可以假设有一个聪明的建造者，他会把它建成，诸如此类。”他的朋友回答说：“是啊，但你不能用同样的方式看待上帝，因为我们这里涉及两种不同的媒介。我们是在用我们一无所知的世俗知识去理解上帝。”

我们没有任何印象可以用来描述上帝。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休谟引用朋友的回答——无论那是否是他自己的回答——似乎表明你无法推断出关于上帝的任何细节。但休谟对朋友最新回复的回应是，虽然你可能并不完全了解上帝，但你无法通过这种方式推断出细节，然而，因为这是一个独特的创造，或者一座独特的建筑或其他任何东西，这是我们从未见过且无法解释的事物，所以我们至少可以推断出一位独特而特殊的创造者。

是的，现在你明白了，那种理性推测能让信念显得合情合理。但它不会产生那种自然而然引发信念的心理冲击。所以你会发现，通过将两者结合起来，他从理性转向了心理层面。

当一切都摆在桌面上时，他似乎总是会回到心理学层面。是的。好的，我们来谈谈他的伦理观吧？在这里，需要重点关注的两部作品当然是《人性论》，这是他二十多岁时的早期著作。

第三卷。我想我在这里说的是第三部分，我想他称之为第三卷。第三卷是关于道德的。

后来，在他晚年，他又创作了一部篇幅较短的作品，风格更接近于《人类理解探究》。他认为，由于之前的作品引起了诸多误解，因此有必要创作一部篇幅更短、更易于理解的作品——《道德原则探究》。

《论道德原则》。在我看来，这两部作品表达的意思非常相似。或许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本质上是一样的。

首先，我想指出，关于理性与情感关系的基本问题，在伦理学、宗教以及休谟思想的其他所有领域都反复出现。事实上，他在《道德原则探究》中正是以此方式引出这一主题的。道德是建立在理性之上，还是建立在情感之上？道德是建立在理性之上，还是建立在情感之上？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为了理解他想表达的意思，我们需要注意两点。第一，当他提到感觉、激情、情感，或者说我们似乎有一种道德感时，他使用的词汇指的是与反思相关的印象。你还记得他的印象理论吗？他认为所有观念实际上都是由原始印象，也就是感官印象，衍生而来的复制品或想象产物。

因此，这些观念——无论是复制品还是记忆、或许是想象的产物——都是通过反思我们自身的心理状态而为人所知的。所以，我可能是在间接地反思我的印象。而这些观念本身也会留下印象，这些印象又会引发新的观念。

你还记得那个故事吗？好的。所以，当他说他要讨论理性或感觉、激情、情感、道德感，以及反思的印象时，他所谈论的就是这些印象。

是的，先生？这些印象是我们脑海中关于自身经验事物的想法的体现。显然，如果他要走这条路，他就会给出道德信念起源的经验主义解释。道德情感是对反思的印象，源于早期对正在发生或可能发生的事情的感官印象和想法。

情感可以是平静的，也可以是激烈的。他在《论情欲》第二卷中详细阐述了这一区别，该卷完全论述了各种情感。情感可以是平静的，也可以是激烈的，因此我们对美的感受是平静的。

但另一方面，也存在着激烈的情感、激烈的激情，比如爱与恨、骄傲与嫉妒。这种激烈并非指它们一定会伤害他人，而是指它们强烈、有力，而非像美那样带来平静、稳定的满足感。

现在，暴力印象可能是对正在发生的想法和印象的直接反应，例如你正在经历的快乐和痛苦体验，而你对此有感觉。或者，它们可能是间接反应，是对混合着我们某些其他感受的体验的间接反应。

一种自豪感，与别人刚才对你的评价交织在一起。由此产生的感受属于间接感受，因为它与其他因素混合在一起。所以，他提出道德究竟基于理性还是激情这个问题，正是运用了印象理论。

激情、情感、情绪、感觉，它们都是印象。印象。或者说，是二阶印象。

首先，要给这件事提供背景信息。这里指的是他自己的思考背景。其次，要提供历史背景。

历史背景。因为在他那个时代，道德究竟建立在理性还是情感之上，是伦理学讨论的热点问题。这的确是当时的热门话题。

当然，启蒙运动传统倾向于认为伦理建立在理性之上。约翰·洛克曾说过，道德知识是论证性知识，就像数学一样。的确，知识与观念的认同与分歧息息相关。

所以，如果你理解了财产权的概念（根据洛克的说法，财产权是一种自然权利，并非人为建构，而是与生俱来的权利），如果你理解了盗窃的概念，那么仅仅通过比较这两个概念，你就会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矛盾，从而明白盗窃侵犯了财产权。因此，道德知识本质上就是观念关系的知识，是论证性的知识。

根据约翰·洛克的观点，休谟对此强烈反对，因为他认为在所谓的自然状态下，任何人都不享有财产权。你看，他似乎和洛克一样认为，财产权先于任何公民社会而存在。

是的，因为他信奉自然法伦理。但休谟不同意。他否定自然法伦理。

他认为自然状态的概念是一种神话，一种虚构。它不仅在历史上并不存在，而且你根本无法想象洛克所描述的那种状态，因为它充满了逻辑矛盾，比如财产权的概念，而财产权明明是组织化社会的产物，而非其他任何东西。因此，一方面，有些人认为道德是建立在理性之上的，比如约翰·洛克。

现在，我们下周还会探讨一些当代的道德感哲学家，比如约瑟夫·巴特勒。他认为，当我们凭良心判断某件事是错误的时，这是一种对错误行为的直接感知。巴特勒和同道中人会说，这是一种理性判断。我之前提到过的苏格兰现实主义哲学家托马斯·里德也坚持认为，我们对错误行为有着直接的感知，而且我们做出的判断是理性的。他以此反驳大卫·休谟的观点。

因此，有些人认为道德知识就是理性知识，道德判断就是理性判断，道德的基础在于理性，当然，更根本的是某种自然法。另一方面，在道德感哲学家中，也有一些人，比如洛克的赞助人、著名的沙夫茨伯里伯爵，以及对早期美国哲

学影响深远的弗朗西斯·哈奇森（顺便提一句，哈奇森也对早期美国哲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认为良知，也就是我们的道德感，更接近于审美感受，而不是数学或论证推理。它更多地关乎道德品味，而非做出理性判断。

你不能和对音乐缺乏鉴赏力的人争论某件事的对错，就像你不能和对音乐缺乏鉴赏力的人争论某首乐曲是否优美一样。情感、感觉、品味。休谟在某些地方也用到了“品味”这个词。

因此，那些强调情感的人试图论证审美判断也是一种理性判断，而不仅仅是道德判断，这并不奇怪。但审美判断……

因此，审美价值中存在一些客观真理。道德价值中也存在一些客观真理。然而，在休谟看来，这些都是主观的。

正如休谟的批评者，比如托马斯·里德所指出的那样，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大致如此。一旦观念论被引入，基本属性就变得主观了。我收回刚才的话。

次要属性变得主观。然后，随着伯克利的理论，不仅次要属性，就连主要属性也变得主观。随着次要属性的主观性，色彩、声音和美感也变得主观。

而到了大卫·休谟那里，信仰不再是理性判断的问题，而是主观的、感觉的问题。由此可见，道德信仰也必然是主观的。因此，这可以追溯到观念论的影响，观念论将先前被视为客观的事物逐渐主观化。

苏格兰现实主义者认为，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都是客观的。审美价值和道德价值都是客观的。信仰是一种理性直觉，而不仅仅是一种心理反应。

所以，这个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已经相当明确了。休谟正在试图阐述他的观点。休谟是一位温和派人士。

他拒绝接受理性是道德基础的观点。他也拒绝接受情感或感觉本身就是道德基础的观点。当然，就像对待深奥与实用、逻辑与心理学一样，他就像那个被问到要不要两种馅饼的小男孩一样。“每种都来一点吧。”

他想要将两者结合起来。你看，他之前在宗教领域尝试过这样做。那么，他能在伦理领域也做到这一点吗？这就是他努力的方向。

好的。那么，如果理性在休谟的伦理学中扮演着一定的角色，它的角色是什么呢？记住，在休谟看来，理性只能产生两种判断，也只有两种：关于观念关系的判断和关于事实的判断。

所以，关于理性作用的问题在于：我们拥有哪些与伦理、观念关系和事实相关的知识？听起来很简单。嗯，观念关系，是的，道德术语的定义。道德术语的定义。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说正义是这样这样那样，那么这个定义就是一种观念关系，定义中的主语和谓语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可以定义道德术语。例如，我们可以讨论不同道德概念之间的关系。

例如，仁慈与利己之间的关系。为什么？他们之间并不完全一致，对吧？知识就与认同和分歧息息相关。好吧，这就是理性所能做到的事情之一。

第二点与事实有关。理性可以描述我们必须采取行动的环境，可以为我们提供关于所面临情况的事实知识，以及对行动可能后果的事实理解。因此，理性在这些方面发挥着作用。

请注意最后这句话——行为的后果——因为理性与情感之间的主要联系之一就是效用。他是一位前功利主义的功利主义者。至少如果你把功利主义的开端归于边沁和密尔的话。

这句话出自大卫·休谟；他们确实理解了其中的道理。那么，理性究竟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理性不能为诉诸后果和效用辩护，绝对不行。哦，或许出于谨慎，理性会告诉你这样做是谨慎的。

但你为什么要谨慎呢？谨慎并不能真正证明功利主义的合理性。它无法激励你去做某事。它也无法对某种行为表示赞同或反对。

它只能描述后果。如果理性既不能赞同也不能反对某种行为，你就无法做出道德判断。道德判断就是赞同或反对。

因此，理性无法做出道德判断。既然情感的反应并非判断，情感本身并无真假之分，而仅仅是命题，那么判断便具有真假之分；既然情感本身并无真假之分，那么情感便无法做出道德判断。根本不存在道德判断。

你看？现在，存在着道德情感，存在着道德感受，它们会引发功利主义的论断。好，那么情感呢？情感的作用是什么？嗯，我说过，共同的基础是效用。你可以看到理性是如何依附于效用的。

情感是如何依附于效用的呢？你看，效用指的是那些对所有人共同利益有益的后果。它源于仁慈之心。仁慈是指希望、渴望并愿意为他人谋求福祉。这是一种仁慈的情感。

行善是做好事；仁慈是渴望好事。但我们为何会对他人抱有这种情感倾向呢？霍布斯曾说，我们并非如此，我们都像贪婪的野兽。休谟则反对利己主义。

霍布斯曾被指责为极端利己主义者，而在休谟的时代，“霍布斯主义”一词带有贬义，用来形容那种认为人性中没有一丝友善或其他任何情感的观点——我认为霍布斯本人并不认同这种观点。当然，休谟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

他认为，所有人身上都存在一种天然的善意，一种天然的利他主义。哦，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他没具体说程度如何。

程度差异很大。但人性中确实存在一些善意。并非天生如此。

它是如何发展的？他探讨的是一种发展性的道德心理学。你看，它源于同情心。

源于同情。同情心包含着，就像我感受到同情一样，要么为你感到高兴，要么为你感到痛苦。我们会说：“哦，我感同身受。”

我能理解你的感受。你看，所以，是的，我感受到的痛苦或快乐中确实包含着一些私利。

但我为什么会同情你呢？我同情你，是因为理性告诉我，你我之间、你的经历和我的经历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相似之处。还记得联想原则之一吗？相似性。相似性。

所以，当你的经历和我的经历有相似之处时，我脑海中浮现的复杂想法就会牵涉到我们两个人。是的。正因为牵涉到我们两个人，我不仅会为自己感到难过，也会为你感到难过。

而且，所有人的本性都是仁慈的。你看。嗯，这就是他观点的本质所在。

他的理论有两种名称：伦理主观主义和伦理自然主义。

现在，让我解释一下伦理理论中至今仍在使用的那些术语。伦理主观主义认为不存在客观的道德品质。也就是说，对于客观事物的状态，不存在任何伦理意义上的客观真理。

但是，当我说某件事是错的，或者某件事是好的，我指的是我自己的感受，我自己的想法。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看，我们并非出于善意。我感同身受。

我说，你经历的一切真是太不幸了。我真正想表达的是，每当想到你的遭遇，我都会感到痛苦。我并不是说你经历这一切是错的。

我的意思是，这件事对你来说很痛苦，对我来说也很痛苦。所以，对错仅仅取决于经历它并谈论它的人的主观感受。伦理自然主义也是如此，但不要把两者混为一谈。

主观主义只是自然主义的一种，一种主观主义的自然主义。自然主义也有客观主义的一面。伦理自然主义认为道德根植于自然。

道德根植于自然。正因为它根植于我们情感心理的本质，所以休谟是一位伦理自然主义者。他谈论的是自然法则。

它们并非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自然法则；也不是像柏拉图主义者所说的那样，是与生俱来的法则。它们并非我们来到世上时就已存在的自然法则。他非常明确地指出，这些自然法则都是人为的产物。

但它们也是自然规律，因为它们是在自然进程中自然产生的。这与我们心理发展与他人关系密切相关。因此，他的伦理观建立在自然发展心理学的基础上。

心理发展的本质和情感发展的本质孕育了伦理道德。他很快指出，这种发展过程对所有人类来说都是普遍相同的，因为这是上帝创造我们时赋予我们的能力。

当然，他说“上帝”是开玩笑，还是真的相信，这又是另一个问题了。但至少他的意思是，如果你的思想有神论基础，那也无妨。但直接的基础是心理过程的普遍性。

所以他不是伦理相对主义者。他认为自然法则有三条。其中一条与财产权有关，即占有的稳定性。

其中一条与经双方同意的财产转移有关。另一条与信守承诺有关。因此，他认为，这就是有关正义的法律发展的方式。

他甚至还谈到了“万国法”。这个术语自罗马人和托马斯·阿奎那以来就一直被用于自然法理论中。万国法是指适用于所有国家的法律。

没错，他列出的这三点也同样重要。因为如果没有财产所有权的保障，就会陷入人人自危的战争。如果没有双方同意的转让，就不会有商业活动。

如果没有信守承诺，就不会有联盟或条约。因此，这些法律既适用于国家之间，也适用于个人之间，都是为了实用目的而制定的。

但这些自然法则不过是功利性的事物。正义也是一种功利主义概念。正义的本质就是给予每个人他应得的东西。

这就是休谟的伦理观。谢谢。